

# 阿圆的西夏湖

张 虹

风伯伯来访问西夏湖的那天早晨，阿圆正跟大爷在湖畔的菜园子里采摘辣椒和西红柿。阿圆提着一个藤编的小篮子，走在高高的西红柿藤架旁边，就像一个小小的精灵在游动。她的小黄狗贝克也像一个精灵，它跟在阿圆屁股后边，摇着它那可爱的小尾巴，看起来非常欢乐。

西红柿像一些红色的玛瑙，油光闪亮地挂在藤架上，阿圆踮起脚将它们一个一个摘下来放进篮子里。阿圆非常喜欢这种椭圆形的小果实，觉得它比自己通常见到的那种皮球一般滚圆的西红柿漂亮。

阿圆每摘一个西红柿就叫一声大爷。大爷并不是声声都能搭理她。大爷忙着哩。大爷在给几行青翠的小葱培土，树根般的手指一会儿插进泥巴里，一会儿又拿出来。

阿圆将装满西红柿的小篮放在地畔上，然后尾巴样跟在大爷脚边，看大爷的手指在泥土里舞蹈。

泥土在早晨的阳光里发出淡淡的清香。阿圆不由得吸吸鼻子，让泥土的香味儿走进心里去。阿圆觉得在这样美好的早晨应该给大爷献上一点什么。可是献给大爷什么呢？

阿圆首先看见了白云。西夏湖的白云是一团一团在头上飘着的。刚刚下过雨。天非常蓝。白云自然也非常白。它们从头顶飘过的时候，阿圆总觉得它们会带着自己和大爷，当然还有贝克一起去太空里旅行。

现在，阿圆就想送给大爷一片白云。她想象着大爷坐着白云飘去的情景——脸上的沟壑笑得聚拢在一起，扬着手臂叫着：阿圆——贝克——

阿圆这么想着，往起跳了跳。但是，她够不着白云。白云悠悠地在她的头顶飘动，一点也不理会她的心情。

阿圆就俯身掀起一棵开满黄花的小草举到

大爷眼前。那小草的茎曲曲弯弯的柔曼，花儿则像小向日葵，非常漂亮。

大爷直起腰笑一下，说：好看是吧？记着妞妞，它叫金香芋。就咱们西夏湖才有这东西。这东西地下结的果子又脆又甜。

阿圆走到地畔去寻找这种金香芋。她找到了一大片。那些可爱的小花在风里轻轻摇摆，她弯下腰，将脸凑到花儿们跟前，花儿淡淡的香气令她着迷。她干脆坐在花儿中间。并且，像花儿一样摇摆着她的小脑袋。

贝克在她面前蹿来蹿去，一会儿追蝴蝶，一会儿又追着蜻蜓，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这会儿，看见阿圆在跟花儿玩耍，它也装模作样地在那些金色的花朵上嗅来嗅去。

阿圆跟着金香芋的踪迹，就走到了小山坡的顶上。这样，西夏湖就全部呈现在她的眼底了。她欣喜地啊了一声。贝克也欢喜地“汪”了一声。

西夏湖在早晨的微风里泛着的细细的波纹，就像绸缎那样漂亮。鱼儿和水鸭还没有醒来。湖面上安静极了。湖边的离离芳草在微风里轻轻舞蹈，它们像些柔曼的女孩子，美丽的发丝好看地飘拂着。长在芳草里的柳树就像飘着胡须的大爷，它们的树干墨黑墨黑，叶片却苍翠得像要流出油来。

阿圆的西夏湖深锁在航空大学的校园深处，这时候，没有一个人来打扰。阿圆和她的贝克静静地坐在山巅上俯瞰着它，深深地呼吸着它那甜甜的气息，迷迷糊糊地像要睡过去了。

6岁的阿圆是7月的一天被爸爸妈妈像扔皮球一样扔到西夏湖畔的。那天，爸爸妈妈吵得很厉害，他们开着丰田车从北京后沙峪的德式别墅区一直吵到沈阳的西夏湖畔。那是非常遥远的一段路程，遥远得让阿圆做了好几个梦。

大爷是爸爸出差时在西夏湖宾馆长住时认

识的。他们争吵不休的时候,爸爸对阿圆说:只好把你送到大爷那里去了。那里有一个湖,有大爷,比你住在家里强多了。但是妈妈一点也不可怜阿圆。临上车时阿圆请求带上小黄狗贝克,妈妈愤怒的一耳光将她打得趴在地上。贝克是阿圆在后沙浴的草坪上捡来的,从捡回它的当天妈妈都没有放弃劝说阿圆扔掉它的努力。

妈妈说,从小看大,三岁知老。你这个品味就决定了你长大不会有什么出息。后来还是爸爸的心肠软下来。爸爸说,西夏湖那地方天远地隔,没有人知道咱们是谁!

妈妈答应阿圆带着贝克的条件是她不跟爸爸一路送阿圆。爸爸表面上劝她一路看看东北风光,暗地里却开心地对阿圆眨巴眼睛。他的小动作使阿圆的妈妈顿起疑心,怀疑他在西夏湖那地方有什么猫腻。于是,妈妈又坚持一起送阿圆。于是新一轮大战在车上拉开序幕。阿圆醒来的时候,看见妈妈的眼睛又红又肿。妈妈只好呆在车上不下来,由爸爸牵着阿圆的手,将她交给那位满脸皱褶的东北大爷。

就这样,脚后边粘着个殷勤地摇着尾巴的小黄狗的阿圆来到了西夏湖畔。

西夏湖也是她在梦中见过的。对,在阿圆的梦里,这么一个堤上长满柳树,岸边生满芳草的湖,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她在心里说:西夏湖,阿圆来了!贝克来了!

阿圆和贝克立即在堤上奔跑起来。他们跟每一棵柳树打招呼,跟芳草打招呼,跟风中摇摆的小花打招呼。他们跑过长长的东堤,爬上西边的山坡,然后抱着双膝,默默地看着西夏湖。眼珠子都要跌落湖里了。

噢,西夏湖啊!

阿圆努力地回忆着自己每次梦见西夏湖的情景,梦里似乎也有一个大爷。老老的、憨憨的大爷,把她叫做妞妞的大爷。

阿圆这么想着的时候,大爷走到了她的身后。大爷捧着两穗滚热的煮玉米。大爷说:妞妞,饿了吧。快趁热吃了这个。

大爷刚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被呼机呼走了。大爷那穿着黑裤子的双腿像轮子那样飞快地旋转,一忽儿就走进大厅里了。

阿圆和贝克跟着大爷跑进大堂的时候,立即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刚刚还那么安静的宾馆,一下子涌进了很多人,开水锅般沸腾着。那

些提包拖箱的旅客就像战争中溃败下来的逃兵那样疲惫和焦躁。他们不断地呼叫着开门。

大爷,108号!

203,快点儿!

308,308!

206,先打开导演的门!

主演的车进大门了。先开301!

大爷像只兔,嗖地向发出声音的方向蹿出去。他一步走两个台阶,使他的身子弯成一张弓。打开一个门,又嗖地向另一楼层的某个门蹿去。阿圆追着他的身影,有点儿眼花缭乱。

大爷跑到后来,开门的动作有些笨。他先是将圆盘上的钥匙串凑在眼睛上看,然后慢慢地去捅锁孔。客人不耐烦,说:没见过你们宾馆这么死板,非得你们拿着钥匙开门。

大爷仿佛听不懂人家的话。大爷谦卑地微笑着,脸上的皱纹向鼻梁那里聚拢,使他的脸看起来就象一朵霜打的菊花。

那时候阿圆就站在他的脚边。眼尖的阿圆指着其中一个钥匙说:这个是206。

大爷挑出那个阿圆指的钥匙去开门,门果然噶地一下开了。大爷牵着阿圆的手下楼的时候,用手摸了一下阿圆的头。

大爷给阿圆介绍的第一位新朋友是两只在后院奔跑的小白兔。它们像两个雪球,在绿草里滚来滚去。当阿圆进来的时候,它们好奇地瞪大红红的眼睛,一支青草衔在嘴上,模样就像傻孩子。阿圆立即走过去跟它们说话。她蹲在它们面前,伸手摸了摸它们尖尖的耳朵。小兔子一跳,尖尖的耳朵扫掉了阿圆脸上的泪珠儿。

大爷给她介绍的第二位新朋友是两只生着金冠的公鸡和几只呱呱叫着的母鸡。它们生活在竹编的高大鸡圈里,样子有些烦躁。

大爷打开一个小门让阿圆进去。大爷说,去把那两个热乎乎的蛋捡起来。大爷煮给你吃。

阿圆捡起那两个白生生的蛋。她对花母鸡说:你可别生气啊。

大爷在炉子上煮鸡蛋的时候,阿圆跟着大爷的腿打转。她看见那两个白生生的蛋在锅里翻滚,发出好听的声音。后来大爷把它们捞出来,放在凉水里冰了冰,对阿圆说:妞妞,剥开吃。

阿圆剥开鸡蛋,托在手里将那阮玉般的东

西看了又看，然后走过去，将它放在大爷的唇边。

大爷说：好逗人疼的妞妞噢。

阿圆认识的第三位朋友是几只漂亮的大白鹅。它们在柳树下的阴凉里高视阔步，天鹅一般高贵，见到阿圆仰天嘎嘎地大叫几声，仿佛在举行欢迎仪式。小黄狗立即汪汪地叫着做出回应。这样，大家就算认识了。阿圆走过去摸了摸它们洁白的羽毛，并对它们说：我想看你们游泳。大白鹅就像听懂了她的话语，摇摇摆摆走到湖边，小船那样滑进水里去了。阿圆心里高兴极了。她在湖边坐下，看大白鹅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心想我要是只大白鹅就好了。卧在她膝边的小黄狗似乎懂得她的心事。它跳起来，围着她欢快地打转，又用嘴拉她的裤腿，然后冲着湖面的大白鹅轻轻地叫了几声。阿圆说：好吧！我们和大白鹅一起游泳去。

小黄狗是天生的游泳高手，阿圆拽着它的尾巴在湖里漂游。他们游到大白鹅身边的时候彼此打了招呼。

西夏湖的天真蓝啊。云彩那么漂亮，简直胜过世界上最美丽的绸缎。当然，阿圆和贝克最喜欢的是棉花团那样飘动的白云。她们在湖中间最开阔的地方一齐仰望着白云，幸福得要晕过去了。

阿圆觉得自己和贝克也是一朵云，在西夏湖绿绿的水里自由飘浮着、飘浮着。

阿圆的小屋在三层楼的拐角里。房子是三角形和长方形组成的不规则小屋。有一张床，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可爱的窗户有个半圆的顶，就像阿圆在电视里看见过的那种童话小屋的窗户一样。阿圆差不多一见面就喜欢上这个小屋了。

阿圆趴在木质的窗台上，透过柳树的枝丫看见了湖水，听见了白杨树的叶片拍手的声音。她对贝克说：宝贝，以后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和西夏湖在一起了。

大爷正在一边忙另外一些事情。大爷用一把扫帚把屋子的角落都扫了一遍，蜘蛛在大爷扫帚上跑来跑去，大爷把它们轻轻送到屋外。大爷接着用一块抹布把所有的地方擦了一遍，然后给她的小床上铺上洁白的被单，小屋一下子亮堂了。阿圆拍着小手说，这是白雪公主的小屋也。

大爷说：喜欢是吧？

阿圆使劲点头。

西夏湖宾馆住着些神秘客人——电视连续剧《圣歌》剧组。阿圆初来那天见到的就是他们。那里边有阿圆在电视里经常看见的叔叔阿姨。阿圆过去觉得这些叔叔阿姨是些星星一样缀在天边的神秘人物。现在她竟然和他们住在同一座楼上。但她还是见不到他们。住在西夏湖宾馆里的这些人早出晚归，她看见最多的是他们放在门外的臭鞋和吃过的方便面盒子以及大量的水果皮，还有各色塑料袋，还有偶尔停在楼下的大腕演员的漂亮房车。宾馆里的燕云阿姨说，那是美国公羊，名贵得可以造一座西夏湖这样的宾馆。阿圆喜欢趴在窗子上观察那辆雪白的车子，它底部两道波浪般的淡蓝色曲线让她着迷。还有它那白鸽子一样静卧的姿态，使阿圆的想像力长上翅膀漫天飞翔。她想象自己也有那么一辆漂亮的房车，让大爷和贝克坐在里边，让燕云阿姨也坐在里边，她驾着它走啊走啊，走过所有的城市，走过大荒原和戈壁滩，走到谁也看不见他们的地方去——那地方最好有一个西夏湖那么漂亮的湖泊，他们自己动手造一座木头房子住在里边。

大爷说：多阔气的车子啊。

大爷一边说，一边收拾那些散发着浓烈麻辣调料气味的方便面盒子。他小心翼翼，不让里边的汁水泼洒出来。大爷还喜欢整理那些臭烘烘的鞋子，他将那些散乱的鞋带串整齐，把鞋垫掏出来晾着，然后再把鞋并拢放在门口，门口立即就有种清爽的气息散发开来了。

就为这些神秘的人和车，大爷整夜不睡。大爷的床是摆放在大堂角落里的一张黑色人造革沙发。大爷和衣蜷在那里，只要有动静就一骨碌爬起来，开门，提水，供应蚊香片。

阿圆常常被半夜里的喧闹惊醒，她半开着门，看那些各种各样的车子轰鸣着开进院子里。燕云阿姨教她辨认过那些车子：发电车、服装道具车、送饭车、导演专用车、制片主任专用车、名演私家车等等。它们在深夜里就像一些怪兽冲进了密林。林子里一下子乱得让人心焦。燕云阿姨还教她辨认过那些人：女一号、女二号，男一号、男二号。女一号的助手，女二号的助手；男一号的助手；男二号的助手。名演们进了房子就很少出

来,在大堂内外走来走去的只是他们的助手。助手们一律高昂着骄傲的头颅,很少跟人说话。

他们深夜归来,从熟睡里醒来的大爷就像受惊的兽,趑趄趑趄的有点儿辨不清东南西北。

那些打着哈欠、满脸疲惫的人,脾气很大,呼声粗鲁。

大爷,快点儿!

大爷这才清醒,慌忙应着:哎,来了!来了!急急忙忙的朝楼上跑去。

西夏湖宾馆所有的人都管大爷叫做大爷。那些比他老很多的人也这样叫他。这使阿圆有些不大明白。西夏湖宾馆只有一个人不这样叫他。那是胖胖的燕云阿姨。燕云阿姨管大爷叫做“嗨!”她叫他的时候总有热气腾腾的煮玉米或者蒸土豆从小篮子里拿出来。这种时候,贝克兴奋得汪汪叫个不停,大爷的眼睛笑成豌豆角儿。

燕云阿姨非常和善。她的活儿是打扫宾馆房间,整理床铺,擦洗灰尘,拖地板。她每天都干得很起劲,胖胖的臂膀因为不断挥动、不断浸在水里而变成粉红色,像一节漂亮的莲藕。燕云阿姨来自阿诗玛的故乡,她会哼“马铃儿响来玉鸟唱”,会讲阿诗玛的故事。她告诉阿圆,阿黑哥想念阿诗玛的时候,就将一朵美丽的花儿放进河水里,流水会把花儿带给阿黑哥的阿诗玛。

那天上午,大爷从地里摘了一篮新鲜的毛豆。燕云阿姨放在锅里煮,刚刚冒烟,浓浓的清香就弥漫开来。那香味多么好闻啊,阿圆不断地吸鼻子。贝克馋得冲着锅子汪汪直叫。

燕云阿姨拍拍它的小脑袋,说:嘿,小东西,看把你急得!

毛豆出锅的时候,燕云阿姨用小篮装了放到湖边的石桌上。他们围坐在桌边剥毛豆吃。大爷将剥出的第一把豆喂贝克。贝克幸福得直咬大爷的裤腿。

燕云阿姨给大爷拿来一个小酒壶。那个扁扁的小酒壶很有些来历,黑色的正面有一个鹰的标记,据说是燕云阿姨的丈夫在哈尔滨做苦力时去俄罗斯大街买的。后来,燕云阿姨的丈夫生病去世了。燕云阿姨就揣着它出来打工。燕云阿姨把那个酒壶看得金贵无比,宾馆里的姐姐们想看她都不让。现在她给里边装满了酒,让大爷捧在手里一口一口地抿。

西边天空靓丽的阳光就是这时候撒下来的。它透过柳树的枝桠把大爷变成金色,把燕云

阿姨变成金色,把阿圆和贝克也变成金色。把西夏湖变成金色。微风起来,大团大团的金子在水里跳跃。阿圆和贝克激动得绕着湖边奔跑。可是,湖水里的金子就像戏弄他们似的,闪一闪,不见了。

阿圆最喜欢在西夏湖畔割青草。她的新朋友们似乎都对青草情有独钟。她将割下的青草放进一个小篮子里,然后提进院子里喂小白兔和大白鹅。鸡们娇气一些,割下的青草需要切碎了拌上谷糠它们才肯吃。这个工作需要大爷来做。大爷教给阿圆怎样辨认野菜。阿圆喜欢一种叫做灰条的野菜。它们的叶片上有一层薄薄的粉,在阳光里一闪一闪的好看。阿圆在青草丛里将它们挖出来,一缕一缕放好。大爷下班的时候会它们洗净,然后用开水泼一下,放了蒜泥和醋,再放上香油和辣椒,一道美味就做成了。

大爷用一个不锈钢的小盆吃饭。阿圆来后,大爷又买了一个小盆。爷孙两个的小盆每顿都由燕云阿姨舀好了饭菜放在湖边柳树下的石板桌上。燕云阿姨做的盖浇饭非常好吃,豆角和土豆再加肉末,又烂又香。阿圆吃饭时往往一口等不得一口。燕云阿姨胖胖的脸就笑成一朵花。她说她喜欢看小孩子吃饭香甜的样子。

大爷吃饭的样子像老黄牛。他不像阿圆那样急迫。他一口一口慢慢地咀嚼,还咂吧着嘴细细品味。他把瘦肉块从菜里边仔细地剔出来喂进阿圆嘴里。

贝克的开饭时间安排在他们吃饭以后。可是贝克在阿圆吃饭的时候馋馋地舔自己的嘴唇,然后仰起头眼巴巴地看着她,一副小可怜模样,阿圆就只好放下饭碗先喂它。

大爷说:多乖的妞妞,戒心软了。

贝克吃饱了显出无限欢喜的样子,围着阿圆和大爷蹦来蹦去。

大爷饭后一定要抽一支烟。燕云阿姨笑眯眯给他点烟的时候总是说:饭后一支烟,胜过活神仙。你大爷是个活神仙哩。

大爷的烟不是烟草,而是金香芋的叶子做的。燕云阿姨在晴天的时候从西夏湖边采了鲜嫩的金香芋叶子,在屋檐下荫着,半干的时候装进一个布袋子里捂两天,最后再拿出来晾一晾,烟草就做成了。做成的烟草被细绳子捆起来挂在墙上,大爷犯烟瘾的时候揪一片下来,用手掐



成段，再用纸卷了，一支香喷喷的烟卷就做成了。

大爷饭后抽烟的时候总是眯着眼，望着西夏湖波光粼粼的湖面，那样子真的就像神仙。那种时候谁要是喊他一声，他准会吓一大跳。所以，他抽烟的时候，阿圆和燕云阿姨都不说话，连贝克也自觉地不再汪汪乱叫。

阿圆早晨来到西夏湖边，看见水里倒映的柳树。它们像一些水藻，在水里轻轻的摇摆，太阳就挂在枝头，那样子真是太迷人了。贝克也和阿圆一起伸长了脖子往水里看。为了表扬它跟主人的心领神会，阿圆摸摸它的脖子。一会儿就有成群的小鱼儿游过来，它们是那么小，小得有些可怜。阿圆为它们担心。她在湖边坐下来，看它们一群群的游过去，又一群的游过来。水鸭子是欢畅的，它们在水面上弹跳着戏耍，弹出去的时候箭一样，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长长的波光，然后就钻进水里不见了，只留下一圈一圈的涟漪。阿圆正在猜想它们可能会在哪一片水域？它们却突然在她眼皮底下冒出来，一动不动泊在水面上。然后随着波浪晃动，一摇一摇的跟小船一样。诱得阿圆真想跳下去跟它们一起戏耍。但是大爷不让。大爷说湖里有水怪，没有大人跟着，小孩子不可以随便下湖。在湖里戏耍过的贝克常常想违背大爷的禁令下湖，它看着自由自在的野鸭子就来撕扯阿圆的裤腿，但是阿圆坚决地拒绝了。

阿圆在湖边忘情戏耍的时候，前院的吵吵声突然把她惊醒了。她带着贝克奔跑前院，看见很多人围在那里。这是住在这里的神秘剧组的人第一次大白天在院子里露面。阿圆有些不知所措，既想看看他们神秘的脸，又非常害怕。但她还是挤到人群中去，因为她听见了大爷的声音。

阿圆看见大爷的时候，立即惊叫了一声。她的声音是那样锐利，以至所有的人都打了一个哆嗦。阿圆自己也打了一个哆嗦。阿圆看见大爷手里提着只血淋淋的猫，那猫还没有断气，有气无力的叫声就像游丝。原来，是大腕演员的车把猫轧死了。

那个被大家称作大腕的演员拧着头，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的确，这有些晦气。

阿圆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脸。这张脸太神秘了。阿圆和她的贝克在电视上和电影里不知看了多少回！阿圆和燕云阿姨不知给她服务过多少回——她们每天要给他的房间里换一盆鲜花，放两盘新鲜水果，还要把所有的地方擦了又擦，据说他有洁癖，燕云阿姨干活的时候总是战战兢兢，每次出门前都要回头看一眼，看还有哪里做得不够周到。

现在他这张神秘的脸就呈现在阿圆面前。阿圆想：天啊。这就是他啊！这就是有房车有助手的他啊。这就是每天挣十几万块钱的他啊。燕云阿姨说，他一天挣的钱，燕云阿姨和大爷要干十年的活儿才能挣到。

阿圆在美丽的早晨见到了西夏湖另一道风景。西夏湖南边是著名的航空学校，“神五”、“神六”的飞行员叔叔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早晨，嘹亮的军号吹响的时候，一队队穿着军装的学员会排着队走过西夏湖。他们喊着雄壮的口号，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走过去，就像天兵一样，让阿圆心生敬畏。阿圆听不清他们雄浑歌声里唱着什么词儿。但她觉得那声音好听极了。那是天上传来的声音。她虽然心里害怕，但她忍不住跑过长堤，跑向那支队伍。贝克跟着她。贝克也被那雄壮的声音镇住了，一声也不叫，只是跟在阿圆后边呆呆地看着。

没有人干涉他们。他们慢慢的胆大起来。阿圆学着战士们的正步在柳堤上走来走去。她还拖长声音喊着：一二一！一、二、三、四！

她那尖细的声音把芳草丛里的野鸭子惊飞起来。她这才知道西夏湖的离离芳草丛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她一直不知道野鸭们藏在哪里。原来它们住在这里啊。

阿圆像对自己，又像对那些可爱的哥哥姐姐们喊道：喂，野鸭子是住在这里的！

阿圆走到堤下，揪下一根芳草。那草比她高多了。芳草的叶片很锋利，一不小心就会割破手指。但它却是野鸭的天堂。野鸭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

燕云阿姨弯着腰擦楼道的不锈钢扶栏的时候，阿圆来到她身边。擦扶栏的活儿很累，一会儿蹲下，一会儿站起来。阿圆喜欢在燕云阿姨干完活儿的时候给她捶背。燕云阿姨说她的小手捶在背上特别舒服。今天阿圆却把小手藏在背

后。她在燕云阿姨迷惑不解地站起身来的时候，将一束花儿伸到她面前。

给你的！她这样说：你像花儿一样好看。所以给你。

啊，妞妞！我妞妞这么会说话啊。

燕云阿姨的脸笑成花儿。她把阿圆抱起来，跑到大爷那里去，对大爷喊道：妞妞说我是朵花哩。

大爷正在萝卜地里间苗。大爷抬起头来，说你是朵花儿。妞妞说得没错。

大爷这天显得没精神。

燕云阿姨惊奇地说：嗨，你不是病了吧？

大爷说：我就是瞌睡。

燕云阿姨说：是啊，天天夜里那么熬着，就是块铁也熬废了。你应当去跟所长说说，休一天假，好好补个瞌睡。

大爷说：不成。我多少年没说过这话。

燕云阿姨说：我替你说去。说着噙噙走了。

燕云阿姨来到高大的所长面前，她不敢抬头望他。她低着头，抖抖嗦嗦地说：所长，那老头子该睡一天觉。

什么！所长半天没明白她在说什么。后来是服务台的一个姐姐替她把话说明白了。

那个姐姐说：应该让大爷休一天假。

燕云阿姨说，是啊，天天晚上不能睡囫圇觉，人会累垮的。

所长说好吧，休一天吧。

燕云阿姨高兴得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嗨，你可以睡上一整天了。嗨，你就睡吧你。

大爷休假那天，大爷反复说，我要睡上一整天，睡死，把所有的瞌睡都补回来。

阿圆知道大爷有多瞌睡。大爷整夜整夜不能睡，有时候站在那里就睡着了。有一回，大爷正吃着饭就睡着了，饭盆摔在地上，饭粒和烩菜撒了一地。燕云阿姨说：可怜啊。大爷可怜啊，连个囫圇觉都不能睡。

大爷那天为睡一整天觉做了很多准备。他说，我们睡到湖西边那棵合欢树下边去。大爷笑着：没人想到我会睡在那里。我想睡多少时间就睡多少时间。

到了合欢树下，阿圆才知道大爷选了个什么样的神仙福地。合欢树是成对生长的，两棵树

的枝桠连起来像一个巨大的篷，篷上叶繁花茂，芬芳迷人。

阿圆和贝克为大爷的欢喜而欢喜着。阿圆给大爷搬枕头和凉席。贝克叼了大爷的鞋子。大爷乐得像中了头彩，脸上的菊花瓣儿挤得更紧了。大爷拍拍竹子做的凉床，说：在树荫下睡觉，皇上也没有这样的福气。

大爷说着倒下去就睡了，浓浓的鼾声就像阿圆那天晚上听见的滚雷一样。一会儿，清风起来，合欢树上绒线一样的花儿就飘落下来，很快就把大爷的身子撒满了。那种粉色的、绒绒的花儿，就像云彩那样覆盖着大爷的身体，使大爷看起来就像天宫里的神仙爷爷。

阿圆被这个景象惊呆掉。紧接着，阿圆看见她的贝克身上也落满了绒线花，再看看她自己也是满头满身的花儿。阿圆就去找来一些树枝，让贝克和自己一起躺在大爷身边做神仙。

燕云阿姨的活儿很啰嗦。打扫房间的活儿看起来不重，实际上很累人。擦桌椅窗户，换床单，洗马桶，倒垃圾袋，拖地板，燕云阿姨干一会儿就直起腰来反手捶背，很累的样子。阿圆想帮她干活，但是燕云阿姨不让，她说小孩子老弯着腰干活会驼背。燕云阿姨只在擦楼道的不锈钢围栏的时候让阿圆帮忙。她说这可以锻炼小孩子的细致。

这里的人分着好几等。所长是训人的，大爷和这里所有的人都害怕他。阿圆和贝克也害怕他。只要他那穿着迷彩服的身影一出现，所有的声音就都消失了。连爱叫的贝克也紧紧地闭上了它的嘴巴。

穿蓝色条纹衣裳的姐姐们比所长次一等，但是比大爷他们高一等。她们只是闲闲地站在吧台后边，不时对大爷和燕云阿姨发号施令。一会儿对燕云阿姨喊：103的客人要求打扫房间。一会儿对大爷喊：301开门。

穿着红条纹衣裳的大爷和燕云阿姨对这些不断响起的指令都是一声极干脆的回答：听到了！再没有二话。

这里吃饭也分着等级。所长和穿蓝条纹衣裳的姐姐们坐在包房里慢慢用餐。饭菜分开着，雪白的米饭和馒头盛在陶瓷盆里，菜盛在漂亮的盘子里。大爷和燕云阿姨，再加上阿圆用盆盛饭，饭在下面，菜在上面。他们坐在西夏湖边的

石凳上吃。当然，这样更简单自由。很多的时候，他们还能享用燕云阿姨煮的新鲜玉米；享用大爷从地里摘来的新鲜西红柿和黄瓜；享用母鸡们刚下的鸡蛋。如果燕云阿姨有很多空闲，她就自己动手，在后边大爷的小屋里给他们做盖浇饭和油馅饼。

燕云阿姨在宾馆里干活的时候很少说话，但是在大爷的小屋里她就像燕子，笑声和说话声不断。动不动就说：没招了！然后笑，笑得前仰后合的。

燕云阿姨笑的时候，大爷也“嘿嘿”笑着。

这种时候，阿圆也觉得特开心。她也跟着笑。贝克也跟着笑。不过贝克的笑有些特别——汪汪的，让人觉得院子里来了生人。

可是，有一天燕云阿姨病了。燕云阿姨生病是贝克发现的。那天天气有点儿闷热，干完宾馆活路的燕云阿姨准备去一位教官家里做钟点工，半道上觉得头晕，她挣扎着晃悠了几步，倒下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候，阿圆的贝克正一个人跑出去溜达，它发现险情先是围着燕云阿姨叫，然后飞快地跑回来撕扯大爷的衣服。

大爷正忙着。大爷说，贝克你怎么这么调皮哩。

阿圆警惕起来。阿圆说：大爷，贝克从来不调皮的，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爷立即放下手里的活儿跟贝克到了外边。懂事的贝克一边在前边跑，一边回头招呼大爷和阿圆。很快，他们就在西夏湖东边的树林里发现了晕倒的燕云阿姨。

大爷冲过去俯身将燕云阿姨的身子托起来，用指甲狠狠地掐她的人中。掐着掐着，燕云阿姨就吐出一口起来。

大爷也吐出一口气来。大爷说：好好的，你怎么吓人呢？

阿圆轻声道：大爷，送燕云阿姨去医院吧。

大爷摇头。

燕云阿姨说：医院多贵！我干一个月活还不够进一次医院。阿姨命贱，喝口水，歇一歇就好了。

大爷把燕云阿姨背在背上，说：就不要逞强做那么多钟点工了。命要紧。

燕云阿姨叹口气，说道：我那儿子三十二了，说不下媳妇都嫌家里穷。我不拼命做怎么

办？

大爷就不吭气了。

大爷将燕云阿姨安顿在一棵大柳树下，那里有块大石头，正好可以躺着歇息。大爷嘱咐阿圆好好看着燕云阿姨。大爷到自己种的那块地里摘回一个大西瓜，用一根柔韧的草蔓拴着西瓜藤，另一头拴在一根竹棍上，将西瓜浸在湖水里，交给阿圆牵着那个西瓜。

大爷说：冰透了给燕云阿姨吃，消暑。

大爷说完走了。阿圆知道中午是大爷最忙的时候。他要给厨房送菜，要收拾垃圾，还要清理厨房倒出来的泔水。大爷的活儿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所以，大爷不能守着燕云阿姨。但是，大爷显然不放心。他走一步就回一下头。阿圆想跑去对他说放心吧，但她手里牵着西瓜不能离开。后来还是贝克跑去对大爷说了。贝克跑到大爷脚边，轻轻地叫了几声，大爷这才放心地走了。

阿圆准备砸开西瓜给燕云阿姨吃的时候，大爷回来了。大爷肯定用最快的速度干完了自己的活儿，他的衣裳都汗透了，泛着一圈一圈的汗渍。

燕云阿姨心疼地说：看把你累的。

大爷取下腰上别的刀将西瓜砍开。那红红的汁水立即流了出来。大爷旋一块红瓢送进燕云阿姨的口里。燕云阿姨香甜得只咂巴嘴。燕云阿姨嘴里吃着西瓜，眼睛却一动不动盯着大爷看。她的眼睛就像风吹皱了湖水，一波一波的荡漾开来，把人的心弄得一揪一揪的。大爷就不敢看。大爷把头拧向一边，说：地里还有个西瓜，明天上午就熟了。我还摘来在湖里冰着给你吃。以后只要有熟的，我天天摘来冰着给你吃。

大爷的地里只种着两棵西瓜。阿圆知道大爷的西瓜很宝贵。大爷要每天给燕云阿姨吃冰西瓜，阿圆就知道燕云阿姨对大爷很宝贵。

大爷很细心。大爷把吃干净的西瓜皮贴在燕云阿姨额头上，问她：舒服不？

燕云阿姨说舒服。燕云阿姨眼里还涌出了热浪，把她的眼眶弄得红红的。

当然，阿圆和贝克也吃了冰西瓜。阿圆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冰西瓜。

一天，燕云阿姨接到家里的一份加急电报，要她回去。

燕云阿姨到湖边采来一些柔韧的芳草晒干，编成一个个小篮子，坐在湖边没完没了的做烟卷儿，做好一支就放在篮子里，一会儿就做好一小篮。燕云阿姨做了十个小篮的烟卷，她把这些小篮吊在大爷的屋顶上。

燕云阿姨说：你抽完这些烟卷儿，如果我还活在世上，我就再来给你做。

大爷嗯嗯的。大爷不大会说话。

燕云阿姨又说：如果我不在世上，我就变个蝴蝶儿飞来陪你吧。变个黄色的蝴蝶。

这时候，正有一对黄蝴蝶飞过他们面前。燕云阿姨说：就那样儿的，你看清楚了吗？

大爷还是嗯嗯的。大爷不大会说话。

燕云阿姨的眼泪就滚了下来。那像一些断线的珍珠，扑漉漉地滚落，阿圆恨不得用手捧住它们。她觉得如果能接住那些眼泪，那绝对是世上最珍贵的珍珠。

送走燕云阿姨这一天，大爷一次也没有提到燕云阿姨。但是他晚饭做了那种燕云阿姨爱吃的盖浇饭。大爷自己没吃。大爷对阿圆说：吃吧。吃吧。大爷还特意早早地给贝克舀了一钵饭，对贝克说：吃，啊，吃！

晚饭后，大爷从屋顶取下一个小篮，坐到西夏湖边一支接一支地抽那里边的烟卷儿。没有燕云阿姨给他点烟卷，他每一次点着的时候都很费力。阿圆要帮他。他不让。

阿圆守着大爷。阿圆说：我长大了帮你去找燕云阿姨。我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

贝克在这天晚上表现了一贯的善解人意。它一直是跟着阿圆睡的。这天晚上它蜷在大爷的屋角不走。大爷夸它说：贝克知道人心里的事情哩。它是要陪我哩。

贝克用它那好听的汪汪声回报了大爷的夸赞。从这天之后，它跟大爷形影不离。阿圆差点动了把它送给大爷的念头。可是，它很快跟大爷起了冲突，大爷差点将他扔进湖水里。

那是一个正午，大爷正在合欢树下进行他的神仙睡眠。忽然一只硕大的黄蝴蝶翩然飞来。贝克喜欢蝴蝶。贝克扑跳起来追它，就在这一刻大爷醒了。大爷惊叫说：贝克，不要。它是你燕云阿姨。但是，已经迟了。黄蝴蝶不见了。

大爷操起一根棍子就要打贝克。贝克惊恐

万状地逃走了。

阿圆说：大爷，燕云阿姨说她不在人世了才变蝴蝶哩。

大爷说：噢，对哩，我老糊涂了。

阿圆就知道大爷心里有多么忧伤了。

这天阿圆起了个大早，她带着贝克把西夏湖的草丛里搜遍了，才找来一朵艳丽的刺梅花。她走到大爷身边，说：大爷，带我到河边去好不好？

大爷说：到河边去做什么？远哩。

阿圆说：我们去给燕云阿姨放这朵花儿。她见到这朵花就知道咱们在想她哩。阿黑哥想阿诗玛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大爷笑了。大爷说：放湖里吧。放湖里你燕云阿姨也能知道的。

阿圆早晨醒来，窗外已是金光跳跃。柳树在阳光里成了金柳。她趴在窗子上对窗外的杨柳说：柳树姐姐，你好！

一阵风儿吹过，沙沙声扑进阿圆耳朵。她知道那是柳树姐姐在向她问好。

阿圆心情好极了。阿圆对窗外的所有东西问好。问过好后，阿圆开始整理自己的画册。阿圆给自己的画册命名为《阿圆的西夏湖》。她在封面上画了一个波光粼粼的湖，岸边长满柳树和白杨，一个小小的女孩带着条小黄狗在某一棵树荫下打盹儿。翻开画册，她的画页非常丰富。每一个画页都有名字。那些画页分别写着：“阿圆的小白兔”，“阿圆的大白鹅”，“阿圆的会下蛋的母鸡”，“阿圆的金冠公鸡”，“阿圆的大爷”，“阿圆的燕云阿姨”，“阿圆的小松鼠”，“阿圆的芳草”，“阿圆的菖蒲”，“阿圆的柳树姐姐”，“阿圆的菱角花”，“阿圆的房车”，“阿圆树上的小屋”，“阿圆梦中的红房子”，“阿圆眼里的朵朵白云”等等。看着这些画页，想着这些幸福的日子，阿圆心满意足。

整理完画册的阿圆心情更好。她一边下楼一边对所有碰到的东西问好：

你好，漂亮的围栏！

你好，可爱的楼梯！

你好，美丽的大吊灯！

她手摸着扶栏在楼梯上跳跃着往下走，眼看着该向一楼莲花形水池里的金鱼和水车问好了。猛然一抬头，却被爸爸阴沉的脸惊呆掉了。



爸爸的黑色宝马停在门外,看来刚到。爸爸正跟大爷说着什么。爸爸的脸上有三道红印子,就像被猫抓过的。爸爸这张熟悉的脸阿圆差不多忘了,所以阿圆看见这张脸的时候很紧张,几乎想转身退回到楼上躲起来。可是爸爸已经看见她了。爸爸叫道:阿圆!她只好硬着头皮走到爸爸面前。

爸爸说:玩野了啊你,爸爸来了也不知道叫一声。还想逃!

阿圆就叫了声爸爸。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这使爸爸皱起了眉头。爸爸说,去收拾一下,我们回家。

阿圆说不。

阿圆本能地躲到大爷身后去。但是爸爸没有理会阿圆的态度。爸爸掏出钱夹,取几张递给大爷,说道:多亏你照顾阿圆一个假期,要不我们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呢。

大爷没有接爸爸的钱,使爸爸的手和手里粉红色的钞票悬空在那里。爸爸把钱放在了大爷的床头。

大爷低头抚着阿圆黑黑的头发,说:多乖的妞妞,这就走啊?

阿圆这次大声地说道:我不走。并且往大爷的腿上更靠近一些,瞪圆了眼睛惊恐地看着爸爸。

爸爸没有看她。爸爸威严地说:我们马上走。爸爸把送阿圆来的包一提,抱起阿圆,硬塞进车里,开车走了。

当夜,贝克在一切平静下来之后,口里叼着阿圆的画册来到西夏湖南边山梁上大爷的脚下。一直呆坐在山梁上的大爷摸着贝克的头说:小东西,你知道咱们阿圆在湖里是吧?

阿圆用忧伤的眼神望着大爷,点点头。

贝克将阿圆的画册放在地上,用嘴一页一页地翻。大爷看见自己;看见燕云;看见小白兔;看见白鹅;看见西夏湖里跃动的金子和天边朵朵的白云。

大爷的眼角又有些湿湿的东西浸出来。他用那树根般糙裂的手擦了擦。

夜幕降了。大爷对贝克说,咱们回去。

贝克不吭气。大爷看见贝克把阿圆的画册护在身子底下,两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湖面。

第二天,贝克看着大爷,什么表情都没有。

贝克的眼神有些空洞。空洞得让大爷有些害怕。大爷说:快吃,啊!不然阿圆要不高兴了。

贝克还是没有反应。大爷摇摇头,站起来看了一下当头的太阳,说:你这个小傻瓜啊。

大爷一连给贝克送了一个星期的饭,贝克都不吃。大爷有一天想用筷子撬开它的嘴给它喂些食物和水。但是贝克咬紧牙关,大爷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天下山以后,大爷开始给贝克准备棺材。他做这件事很隐秘。他在自己的屋子里做,用的材料是七月大风刮倒的一棵小柳树。大爷先用锯子,然后用刨,最后用砂纸打磨,小棺材做得非常精致。大爷最后在棺材上刻了些东西。大爷不认得字。大爷刻的东西自有他自己知道。那像是一些水草,或者水鸟,也有些像小松鼠,有几个人的形象是很明显的。小辫翘翘的有些像阿圆;人头狗身子的那个肯定是贝克;头发盘在脑后的女子无疑是阿诗玛故乡的燕云,因为那豌豆角一样的翘嘴唇只有阿诗玛故乡的燕云才有。

但是,大爷最终没有用那个棺材。他没有用那个棺材是不愿意惊扰和阿圆的画册一起永远睡去的贝克。他在贝克的周围挖下一圈深沟,然后掏空贝克卧着的地方,贝克就和阿圆的画册一起陷下去了。大爷用周围的土掩埋了它们。再栽上一些树,看起来,所有的物事都跟原来一摸一样。

太阳又明又亮。天空湛蓝湛蓝的,大朵大朵的白云轻轻漂浮着。

这天晚上,拍戏的演员们回来再也没有找到大爷。不管又饿又累的他们多么焦躁的大喊大叫,大爷都没有出现。后来,前台小姐发现大爷的那个圆盘钥匙串放在金鱼池边的台阶上。小姐摇着那串钥匙,跑去给穿迷彩服的所长做了汇报。所长想了想,自己拿着那个圆盘上了楼。

责任编辑 常智奇

张虹 中国作协会员,安康市作协主席,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作品多部,有作品翻译海外。现任安康市文研室主任。